

平平淡淡

PINGPINGDANDAN
YESHIZHEN

也是真

琼 林◎等著

◎ ◎ ◎

母亲开启了一个传统，
就在她给我们姐妹三人
买相同裙子的时候。

XIAOYUANWENXUECONGSHU

学苑音像出版社

I247.5
3002

平平淡淡

PINGPINGDANDAN
YESHIZHEN

也是真

徐英时◎主编 琼 林◎等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军

封面设计:袁一稚

校园文学丛书

徐英时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C.:100024 Tel:010-65477339 010-65740218(Fax)

E-mail: webmaster@BTE-book.com Http://www.BTE-book.com



北京英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4 年 8 月印刷

开本:32 印张:825.7 字数:10665 千字

ISBN7-89998-977-9/G·289

碟+书(100 册)定价:1680.00 元(册均 16.8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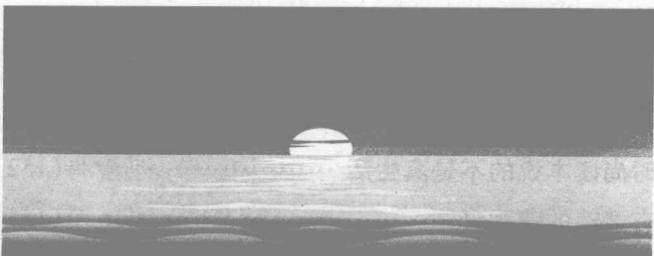
CONTENS

(12) 鸟	郭敬明—星命主
(13) 梦	圆小福美
(14) 爱	何小柏思政
(15) 生	梁静茹—生
(16) 死	慈眉善目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1)
离乡回乡	三毛(5)
只为今天	卡耐基(12)
握不住你的手	羊 羊(14)
小 丑	屠格涅夫(19)
寂寞的感觉	罗 兰(22)
秋 夜	鲁 迅(25)
生与死	达·芬奇(28)
自 由	泰戈尔(31)
四句话	叶蔚林(35)
不是天意	叶倾城(39)
过来人的涉世留言	佚 名(42)
感动是一种养分	何 蔚(45)
不与钱合作	书生阿甘(49)



生命是一支铅笔	大 卫(51)
美丽心园	罗 西(54)
沉思的小河	黄蒲生(56)
为生命喝彩	艾明波(58)
人 生	王绍杰(60)
浅笑依然	郭 辉(62)
快乐心情	罗建辉(64)
人与盼望	王剑冰(67)
岁月无声	邓 翰(70)
平平淡淡也是真	琼 林(73)
我喜欢的色彩	余 眉(75)
迷路的地图	蔡深江(78)
途 中	罗 兰(80)
天才不相信终局	佚 名(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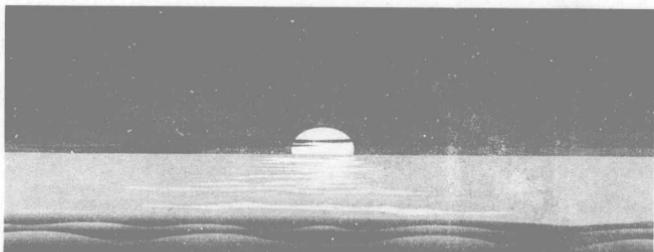


成功的试验	佚名(85)
熊、狐狸和牛	桂剑雄(88)
小发明给你带来财富	佚名(90)
创 意	颜如玉(94)
转折点	佚名(96)
培植善念	鲍尔吉·原野(98)
因为责任	李中声(101)
只要你想就能做到	玫琳凯·艾施(103)
修剪自己	王安雄(106)
运气福气和霉气	邓 刚(108)
微笑是最美的语言	杨军明(112)
激情主义	清 风(115)
不要让篮子空着	赵 云(119)
我的灵魂穿着一双草鞋	洪 烛(122)
荒漠甘泉	考门夫人(126)
孩子们	耶稣·西拉赫(135)



理解	红雨(137)
三寓言	周涛(140)
春天的声音	王家祥(148)
时尚读本说的不是真生活	冯雪梅(152)
有灵魂的悲观者	叶子(155)
上帝只掌握一半	罗秋菊(158)
思索也是生存手段	魏剑美(160)
磨难,人生的一份财富	许文红(163)
即使	吴建勋(166)
用智慧战胜对手	刘燕敏(168)
高尚的欺骗	售礼山译(171)
感恩之心	林润翰(176)
与卢梭相遇	莲丹(179)
快乐就是成功	蓝瓶(183)





- 个 性 周明勃(188)
文字的亮度及其光感 竹 马(190)
夜读《蒙娜丽莎》 孙秀海(193)
地球与月球 孙 睿(195)
归来吧,从容 高红十(198)
关于明天 草 子(201)
太阳的问题 灵魂车(204)
为男为女都尴尬 陈福生(208)
风雨桃花 曾元沧(211)
会哭的男人更可爱 钟雪灵(214)
回忆录里的初恋 洪 烛(220)
刻骨铭心的痛 阿 静(224)
泪水的咸味叫爱情 栖 云(226)
掀起你的盖头来 载 雪(231)
一地月光 梦 如(236)
没有说出来的话 向 阳(239)
发 痴 韩 颀(244)





平平淡淡也是真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

三月三：云《送波逢晦西》。生大脚吴山平嫁女不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



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

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但不作饼状，做成小颗



平平淡淡也是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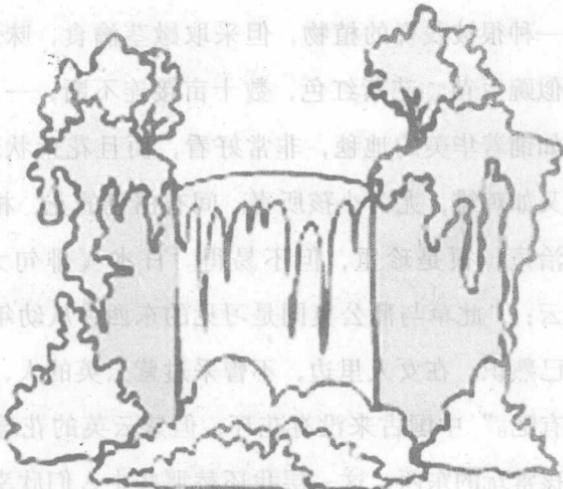
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御形”，与荠菜同为春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名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渝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病，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庆幸的，渐



校园文学丛书

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





平平淡淡也是真

这份别离，必然也是疼痛，那么不要回去好了，不必在情感上撕裂自己，梦中一样可以望乡，可是梦醒的时候又是何堪？

离乡回乡

○○……三毛

几天前，新闻局驻马德里代表刘先生给我来了长途电话，说是宋局长嘱我回国一次，日期就在眼前，如果同意回去，收拾行装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起初，我被这突然而来的电话惊住了，第一个反应是本能的退却，坚持没有回台的计划和准备，再说六月初当是在摩洛哥和埃及的。放下了电话，我的心绪一直不能平静，向国际台要接了台湾的家人，本是要与父母去商议的，一听母亲声音传来竟然脱口而出：“妈妈，我要回家了！”

可怜的母亲，多少相思便在这一句话里得到化解。只说肯回去，对父母也如施恩。这一代的儿女是没有



孝道的。

我让自己安静下来，再拨电话去找马德里的刘先生，说是喜欢回台，谢谢美意。半生的日子飘飘零零也是挡了下来，为什么一提回国竟然情怯如此。

每次回国，未走之前已是失眠紧张，再出国，又是一场大恸。十四年在外，一共回去过三次，抵达时尚能有奢侈的泪，离去时竟连回首都不敢。我的归去，只是一场悲喜，来去匆匆。

在这边，夏天的计划全都取消了，突然而来的琐事千头万绪。

邻居的小男孩来补英文，我跟他说以后不再上课了，因为 ECHO 要回中国去。

本来内向的孩子，听了这句话，便是痴了过去，过了半晌，才蹦出一句话来：“我跟你走。绝对不吵的！”

要走的事情，先对一个孩子说了，他竟将自己托付了给我，虽是赤子情怀，这份全然的信，一样使我深思感动。

朋友们听见我要去了的话，大半惊住了，ECHO，



平平淡淡也是真

不可以！

你再想想，不可以，你是这里的人了，要去那么远做什么，不行的——”我说，我仍会回来的，那些人不肯相信，只怕我一去不返？硬是要留下人的翅膀来。

其实在一九八五年之前，是不会永远离开群岛的，放下朋友容易，丢下亲人没有可能。五年之后请求捡骨，那时候心愿已了，何处也可成家，倒不一定要死守在这个地方了。

我通知马德里的朋友，夏天不必来岛上了，那时我已在远方。

“不行的！你讲，去多久？不能超过两个月，听见没有！”

不能这样丢下我们，去之前先来马德里见面，只我一个人跟你处两天，别人不要告诉——”

“才回一趟自己的国家你们就这个样子，要是一天我死了呢？”我叹了口气。

“你还没有死嘛！”对方固执的说。

“马德里机场见一面好了，告诉贝芭，叫她也来，

别人不要说了。”

不到一会儿，长途电话又来了，是贝芭，声音急急的：“什么机场见，什么回中国去了，你这是没有心肝，八月我们岛上谁去？——”

我是没有心肝的人，多少朋友前年共过一场生死，而今要走了却是懒于辞行。

父母来过一次岛上，邻居想个礼物都是给他们，连盆景都要我搬回去给妈妈，这份心意已是感激，天下到处有情人，国不国籍倒是小事了。

那天黄昏，气温突降，过了一会儿，下起微微的细雨来，女友卡蒂狂按我的门铃。

“哗！你也要走了！一定开心得要死了吧！”

卡蒂再过几日也要回瑞士去了。

“惊喜交织！”我哈哈的笑着。

“怎么样？再去滑一次冰，最后一次了。”

“下雨到！再说，我还在写稿呢！”

“什么时候了，不写算了嘛！”

我匆匆换了短裤，穿起厚外套，提着轮式冰鞋，便与卡蒂往旧飞机场驶去。卡蒂的腿不好，穿了高低



平平淡淡也是真

不同的鞋子，可是她最喜欢与我两人去滑冰。在那片废弃的机场上，我慢慢的滑着，卡蒂与她的小黑狗在黄昏的冷雨里，陪着我小跑。

“这种空旷的日子，回台湾是享受不到了！”我深深的吸了口气。

“舍不得吧！舍不得吧！”卡蒂追着我喊。

我回头朝她疼爱的笑了一眼，身上用耳机的小录音机播出音乐来，脚下一用劲，便向天边滑去。

“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

走了！走了！心里不知拌成了什么滋味，毕竟要算是幸福的人啊！写了一张台湾朋友的名单，真心诚意想带些小礼物，去表达我的爱意。那张名单是那么的长，我将它压在枕头下面，不敢再去想它。

本来便是失眠的人，决定了回国之后，往往一夜睁眼到天亮。往事如梦，不堪回首，少小离家的人，只是要再去踏一踏故国的泥土，为什么竟是思潮起伏，感触不能自己。

梦里，由台湾再回岛上来，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座

